

中国佛教史



中国史略丛刊

蒋维乔
〔著〕



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佛教研究的黄金时代，此书功不可没，它曾对民国以后的中国佛教研究产生过极大的影响。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蒋维乔

1873—1958，字竹庄，中国近代哲学家、教育家、佛学家。江苏常州武进县人，7岁入私塾习读经书，20岁中秀才，继入江阴南菁书院、常州致用精舍攻读6年。早年因体弱多病，创用静坐法气功保健强身获得效果。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，光华大学教授、中文系主任，诚明文学学院院长等职。1949年后，任上海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。曾出版《中国佛教史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》《佛学概论》《因是子静坐法正续编》等。

中国佛教史

■ 蒋维乔 著

 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佛教史 / 蒋维乔著. -- 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068-5215-9

I. ①中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佛教史—中国 IV.

①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2636号

中国佛教史

蒋维乔 著

策划编辑 安玉霞

责任编辑 刘路 李新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

版式设计 添翼图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(邮编: 100073)

电话 (010) 52257143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290千字

印张 12.75

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68-5215-9

定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叙 言

一切学问，均有学理的研究，与历史的研究二种，于佛教何独不然。然我国佛教，自汉代输入以来，于教理方面，特别发达；且有潜心冥悟，融合西来之义谛，独自成宗者，如天台、华严是也。至于历史，则数千年来，事实复杂，向无有系统之典籍，可供参考；欲从而研究之，正如暗中索物，不易获得。此其故，由佛教徒缺乏历史观念，在印度已然，我国人亦承受其影响也。虽然，研究教理，若有历史为依据，则所得结果，必益精确。是则历史之研究，实足为教理之辅助，岂可忽哉？余夙有志于此，又自审学识简陋，未敢率尔操觚，乃借资于东籍，竭余年心力，以成此书。实未能自信为完善，读者以筌路蓝缕视之可也。

中华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六月蒋维乔序

凡 例

一、中国佛教，向乏有系统之通史。是书为适应此需要而作。

二、是书以日本境野哲所著《支那佛教史纲》为依据。唯原书所引事实，不免错误，讹字尤多。今检阅《正续藏经》，于其错误者改正之，缺略者补充之。

三、北魏之南北石窟造像，及隋时静琬所刻之《石经》，为佛教史上重大事实。原书无一语涉及，今特补叙一章。

四、历史通例，应详近代。原书于清代之佛教，略而不言；盖以清代佛教材料不易搜集之故；是一大缺点。今于近世佛教史，自清代至民国，特补叙两章。

五、清代以后佛教史料，至为散漫，苦无可据之典籍。今于官书及私家记述，尽力搜罗外；复致书南北各丛林，详细调查。鱼雁往返，颇费日力。然挂一漏万，自知不免；阅者谅之。

六、佛门中名德高贤事迹，当继续搜访；并望海内缙素，若有见闻，不吝赐教。俾得于再版时增补，或另出补编。

七、是书之成，蒙宁波观宗寺谛闲大师、镇江金山寺融通禅师、宝华山慧居寺光悦律师，助之搜集资料；更得常州清凉寺慈法师，及徐文爵、江杜二居士，为之指示错误，改正文字，获益匪浅。合志卷端，以表谢忱。

目 录

叙 言 / 1	
凡 例 / 2	
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 / 1	
第二章 佛经传译之初期 / 9	
第三章 四大翻译 / 19	
第四章 南地佛教之中心 / 41	
第五章 佛教之弘传与道教 / 53	
第六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统 (一) / 65	
第七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统 (二) / 79	
第八章 禅之由来 / 95	
第九章 极乐往生与兜率往生 / 105	
第十章 天台宗之起源及其开创 / 117	
第十一章 嘉祥之三论宗 / 139	
第十二章 造像与石经 / 149	
第十三章 会昌以前之佛教概说 / 157	
第十四章 唐之诸宗 / 167	
(一) 念佛宗	169
(二) 法相宗及华严宗	177

（三）律宗	203
（四）禅宗	208
（五）密教	220

第十五章 华天之再兴唐武周世之破佛 / 241

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 / 259

（一）概说	261
（二）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与 律宗之再兴	271
（三）元以后之喇嘛教	284
（四）禅宗	296
（五）诸宗融合之倾向	314

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 / 325

（一）概说	327
（二）清代之喇嘛教	327
（三）清代对于佛教之保护及 限制	328
（四）清初诸帝之信佛	330
（五）嘉道以后佛教之衰颓	339
（六）民国以来佛教之曙光	353
（七）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之发见	356

第十八章 近世各宗 / 359

（一）律宗	361
（二）禅宗	365
（三）华严宗	384
（四）天台宗	389
（五）净土宗	392
（六）法相宗	396
（七）三论宗	397
（八）密宗	398

【第一章】

佛教东传之期

我国人知有佛教，远在汉初；但就历史上显著之事实言，遂相传后汉明帝时，始入中国耳。明帝永平十年（67），佛教入中国，事详《汉法本内传》。此传作于何代，无可征考。据《续集古今佛道论衡》，此传凡五卷。（曰《明帝求法品》、曰《请法师立寺品》、曰《与诸道士比较度脱品》、曰《明帝大臣等称扬品》、曰《广通流布品》是。其第三卷，载在《续佛道论衡》。）就各卷标题，及其大体而论，似在佛教传来后，摹拟佛经体裁之作。《大唐内典录》谓为佛法初来时所作，未可尽信。今据《汉法本内传》《高僧传》《僧史略》等书，并详加参证，以示佛教初传时之状态。

史称永平三年，明帝夜梦金人，身長丈六，顶有白光，飞行殿庭；乃询群臣，傅毅始以天竺之佛对。帝遣中郎将蔡愔、秦景，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天竺，写浮屠遗范。乃与沙门迦叶摩腾、竺法兰，东还洛阳。愔之还，以白马负经而至。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，以居二僧。中国有僧寺自此始。《高僧传》，则谓此寺原名招提寺，后改白马，其言曰：“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；唯招提寺未及毁坏，夜有一白马，绕塔悲鸣；即以启王；王即停毁诸寺；因改招提，以为白马；故诸寺立名，多取则焉。”所谓外国国王，应是五胡乱华时之国王；但其姓氏不可确知。（《法本内传》有白马、兴圣二寺。）故白马寺建于何代，尚须研究。

《汉法本内传》称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抵洛阳后，五岳十八山道士，于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上奏，请与佛僧论理角法。明帝遣尚书令宋庠，传谕道释两派，斗法白马寺。而南岳褚善信、华岳刘正念、恒岳桓文度、岱狱焦得心、嵩岳吕惠通以下

六百九十道士，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；西坛安置符箓书，中坛安置黄老等书，东坛列祭器食物，祈祷诸神。佛僧则于道路西侧，安置佛舍利经像。已而道众宣言，纵火焚坛，不燃圣典。詎知火发，悉归灰烬。佛指舍利放五色光，飞舞空中。迦叶摩腾，亦飞升天际；现诸神怪。观者叹服。自吕惠通以下诸人，暨内宫妇女二百三十人，一时皆愿出家。朝廷敕所司建十寺，以七寺为僧寺，三寺为尼寺。僧寺建于洛阳城外，尼寺建于洛阳城内。而南岳道士费叔才，以法力不及佛僧，愧愤而死。然其说均未可确信。

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来华后，所译经典，载在经录者，除《四十二章经》外；尚有《佛本行经》五卷、《十地断结经》四卷、《二百六十戒合异》二卷、《法海藏经》一卷、《佛本生经》一卷。唯《四十二章经》尚存，且最有名；其体颇似老子《道德经》。或谓“此经本是天竺经抄，元出。大部；撮引要者，似《孝经》十八章。”相传此经译成，朝廷藏之石室，后始流传。《高僧传》称：“初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室中。”兰台者，后汉禁中藏书府也。至《汉法本内传》所载佛教东渐说，仅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二人来华事实足采。盖自二人来后，讫桓帝时安世高、支娄迦谶来华之前，八十年间，中国史乘，无一言涉及佛教者。故虽谓中国佛教史，断自安世高、支娄迦谶始，亦无不可。当摩腾法兰之来，朝廷加以宠异，后世传说遂歧。我国人之知有佛教，为时更古，不始于汉。迦叶摩腾等之来，仅可谓为天竺人来华之始。至于确定佛教之传来期，应自安世高、支娄迦谶始。

上言摩腾法兰未来以前，我国人已知有佛教；兹引诸书，

证之于下：

（一）《列子》：“孔子曰：丘闻西方有圣者焉；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。”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，与儒教不相歧之证也。

（二）朱士行经录：“秦王政四年。（秦王政后灭六国，即皇帝位，是谓始皇帝。王之四年，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。）西域沙门室利房（一作释利防）等十八人，始赍佛经来华；王怪其状，捕之系狱；旋放逐国外。”

（三）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：“释氏之学，闻于前汉。武帝元狩中，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，率长丈余；帝以为大神，列于甘泉宫，烧香礼拜。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。”此金人长丈余者，或系指佛像而言。

（四）《释老志》：续前文“及开西域，遣张骞使大夏。还云：‘身毒国有浮图之教。’”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。浮图，即佛陀也。

（五）梁阮孝绪《七录序》：“成帝时，刘向检校秘书，编定目录，其中已有佛经。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，令民间不得藏书。惠帝始除此律，稍稍搜集天下书籍。成帝之世，命陈农广求遗书，使刘向父子讎校。向亡，帝使歆嗣其前业。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。歆遂总括群篇，奏其七略。”《佛祖统记》引刘向《列仙传》曰：“吾搜检藏书，緬寻太史，撰《列仙图》。自黄帝以下，迄至于今，得仙道者七百余人。检定虚实，得一百四十六人。其七十余人，已见佛经矣。”据此足为向校书时，已有佛经之证。

（六）《释老志》：“哀帝元寿中，景宪受大月氏王口授

浮图经。”考元寿元年，距武帝时八十年，在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。

以上所载，《列子》之文，或后人所伪托。此外如《广弘明集》，引《老子西升经》：“符子云：‘老子先师，名释迦文。’”《佛祖统记》《周书异记》《天人感通传》，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，恐系后人揣测之言，悉不足据。

朱士行《经录》谓秦处中国极西，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。以其时考之，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。其派遣传道师来华，虽属意中事，然亦不过拟议之辞，未可尽信。（朱士行详细情形，另于后章述之。但就古经录而言，不足征信之处尚多。例如《开元录》卷十、《贞元录》卷十八载释利防所贲《古经录》一卷，刘向校书时《旧经录》一卷迦叶摩腾汉时《佛经目录》一卷，其次序朱士行《汉录》一卷。是朱士行前，已有经录，确无可疑。故朱士行经录，未可重视。）

《魏书》所载，可称实录。武帝遣张骞使月氏，说夹击匈奴，虽不成，然骞知月氏之南有身毒国，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。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。盖此时佛教，当已盛行月氏也。但武帝降昆邪王得佛像事，尚须考证。当是时，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，然昆邪王地邻高昌（即今之甘肃），距印度远甚。佛教势力，似尚未能及此。（或谓此非佛教，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。）

刘向《列仙传》，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。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。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，初不明为何事。而《统记》称今书肆板行者（即指《列仙传》），乃云七十四人，已在仙经。盖是道流擅改之耳。由

此观之，或系引文之误。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，则其说较妥矣。

要之，我国知有佛教，应在武帝通西域后。至明帝时，天竺人来华，朝廷尊之。遂视为异闻，而传播于后世。实则中国佛教史，当以安世高、支娄迦讖来时为始也。

【第二章】

佛经传译之初期